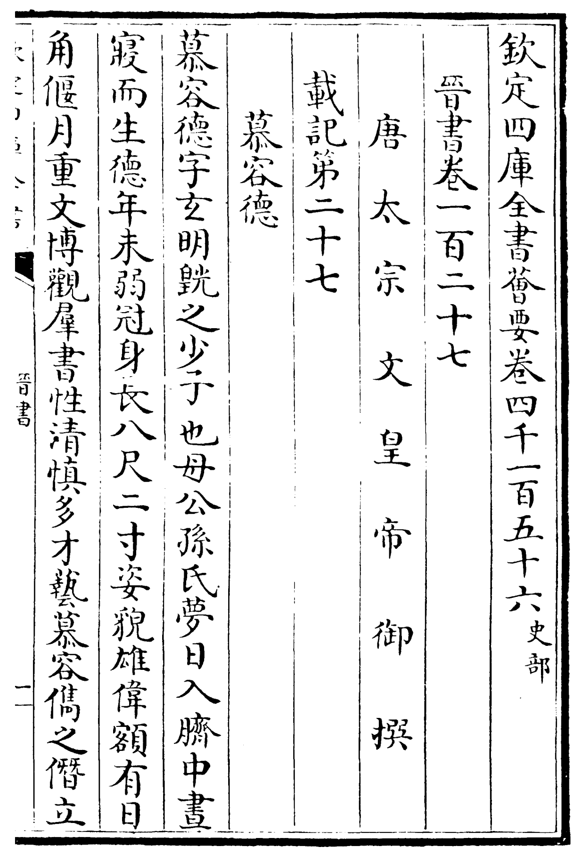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五十六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

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陜以叛堅將苻柳起兵袍罕將應之德勸暐乘舋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

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縁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監從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寳以鄴城委德寳既嗣位以

德為使持節都督兾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兾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别駕韓諄進曰古人先决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

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名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毋凡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内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

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童軍人心始固
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
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
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
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
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
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
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

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寳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從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從於是許之隆

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為

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頼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夫之仁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
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
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
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
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
餘賤隷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
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

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啟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拒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

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

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

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
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
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戸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
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
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
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
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
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

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廵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

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葢歴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叚龕俎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剥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

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廵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歩尅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九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隷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

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俶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從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降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

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設行廟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宫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

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

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禄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親求禄雖外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髙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逺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

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
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傒赤眉開
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叚宏等聞宮
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
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
諄上疏曰二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
為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
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情憤慨常謂一日之
安不可以永久朝夕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
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
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
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
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恥討寇
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
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

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撿令未宣弗可
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
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莫裨山海雖遇商鞅之
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
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行臺尚書廵郡縣隱實得隂戶五萬八千諱公廉
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
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修穡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荅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懐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

問其父及兄弟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軍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閘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史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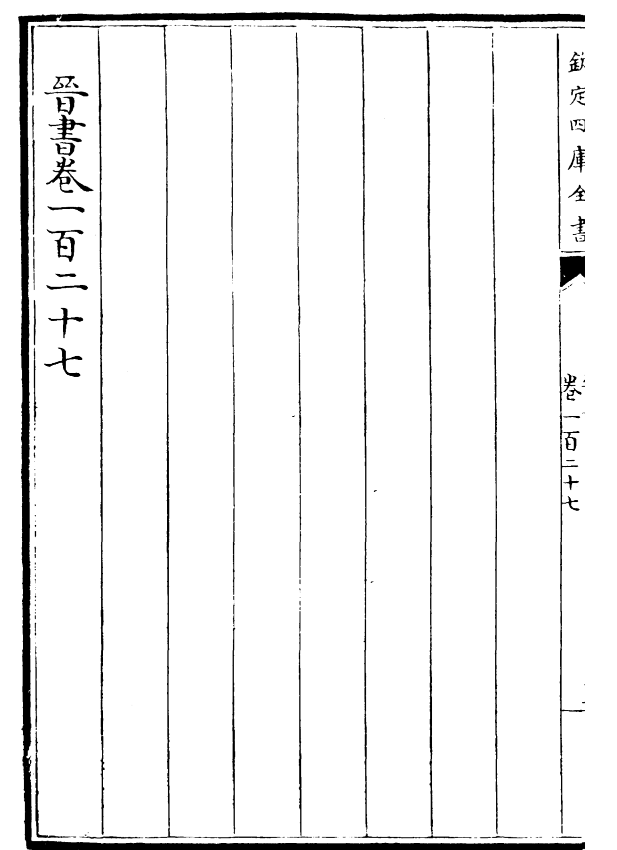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簒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

以西并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無過
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
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圖江北亦不可冀機
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
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
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
朕據三齊之地籍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
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

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

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内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偽謚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慕容德載記魏將拓拔章攻鄴○綱目作魏别將拓拔儀

慕輿護請馳問寳虚實德流涕而遣之○輿監本訛容今從南燕録及下文慕輿護為右僕射改正

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微監本誤是今從今本

悉非馬之雄辭○非監本誤飛今從公孫龍子白馬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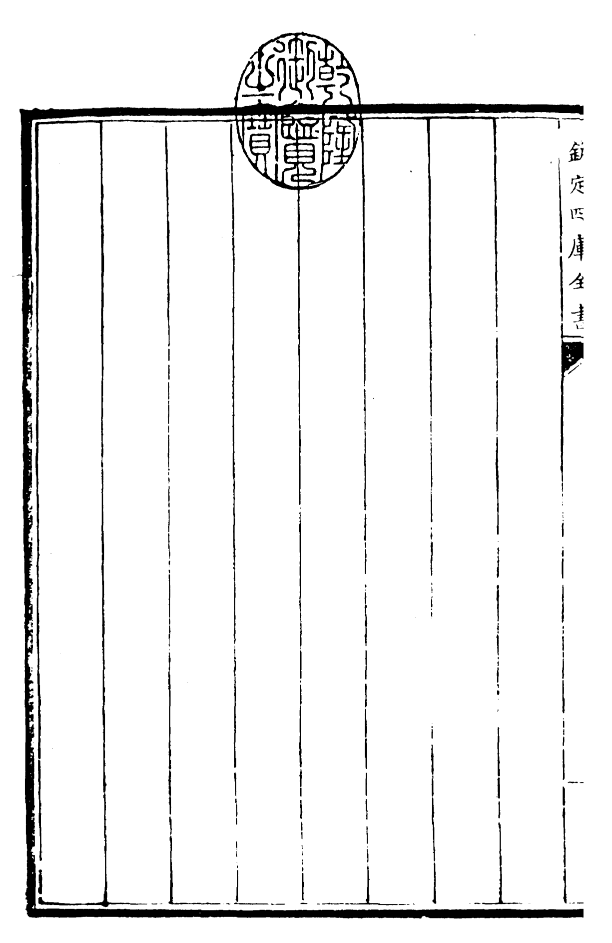
馬語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六第二頁前五行石亦于按綱目亦作奕

第三頁後一行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刊本訓訛順州訛川並據監本及毛本改

第四頁後二行追僝擅入録府國事刊本追訛遣據北監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八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

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
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
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
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
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
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
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

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胥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内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

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兖揚南兖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聦爲左光禄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𠋫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恭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黄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

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

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幷其衆攻梁父尅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尅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纒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

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脩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𡙇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

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慇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

明議損益以成一代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髙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吴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吴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

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

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
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
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
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
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
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縁寡君純
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

申叔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

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譙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興廢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

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

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讎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頹

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内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輙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

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兖州之軍縁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

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

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鋭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

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鋭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内

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内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宫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惪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隷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

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簿往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幷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

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兾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彊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彊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兾匡禍

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賛明公智
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
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
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
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二故不罪焉是
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
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
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

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頼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説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

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

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覬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

反事敗奔于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皝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簒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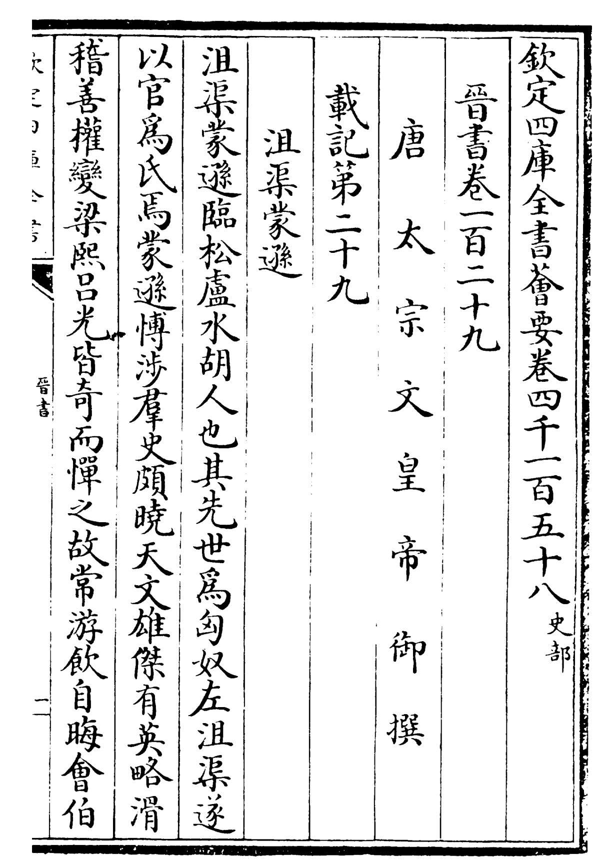
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横

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劒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亦其人謀非不幸也

賛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

父羅仇麴粥從吕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
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
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
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
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
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
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吕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

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
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
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
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
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
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

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

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髪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之從叔益生爲酒泉太

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内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

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馬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以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告誣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

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

討蒙遜豐孫言旣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
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闞内之業左右皆散蒙遜
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
門所推可見匄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
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慱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
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
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
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

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恱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吕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吕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

恱拜潛張掖太守拏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拏私於
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
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
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
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
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
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
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

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尤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羣僚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

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戸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

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繞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搆曰張掖規畫之内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悦乃拜受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

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雍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

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

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䛤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䛤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宫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録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

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

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睽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茗䕺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懐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剥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

枉濫衆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絜神所譴乎内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雕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

蒙遜遣舍人黄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没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髪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劒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

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𢧐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𢧐磐斬級數百𢧐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𢧐磐𢧐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𢧐磐所擒𢧐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

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
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
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
愛財爲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
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雚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
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
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𤣥石神
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

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翼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爲李士業敗

於解支潤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戍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絶於皇朝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

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廵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

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車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黄谷士業聞而大悦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

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謝之究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吴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包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逞僞績攸宣梃兹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沮渠蒙遜載記乃以蒙遜之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監本遜字下脫之字叔字下衍下字今從宋本增删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史炤曰研研五見反正誤謂以文義及音義推之與斷斷相類忿爭强辨之意只如字讀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晉書卷一百三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

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内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

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於路送於
姚興髙平公没弈于弈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
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竒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叅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
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
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
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

川侯使助没弈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没弈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

大單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隷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

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

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黄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

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

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

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户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廹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恵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黄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

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䘒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歳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禄勲徙其三千餘户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嶽峙人懷問鼎況陛

下弈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王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黒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

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

若伐之豈所謂秉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

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湍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虵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

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曾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

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毁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户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

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髙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

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

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

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赫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赫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脩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

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
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
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
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敬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
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敬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
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
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
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

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爲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爲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

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宫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刋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

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王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三十歴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髙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綱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

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斃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

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
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
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盖於九區鳳翔天
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
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
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
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
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

弘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
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
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
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
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露
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
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

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風之跨后
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
於是延王爾之竒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
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竒
叅制規矩營離宫於露寢之南起别殿於永安之北髙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椐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
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
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凉殿峥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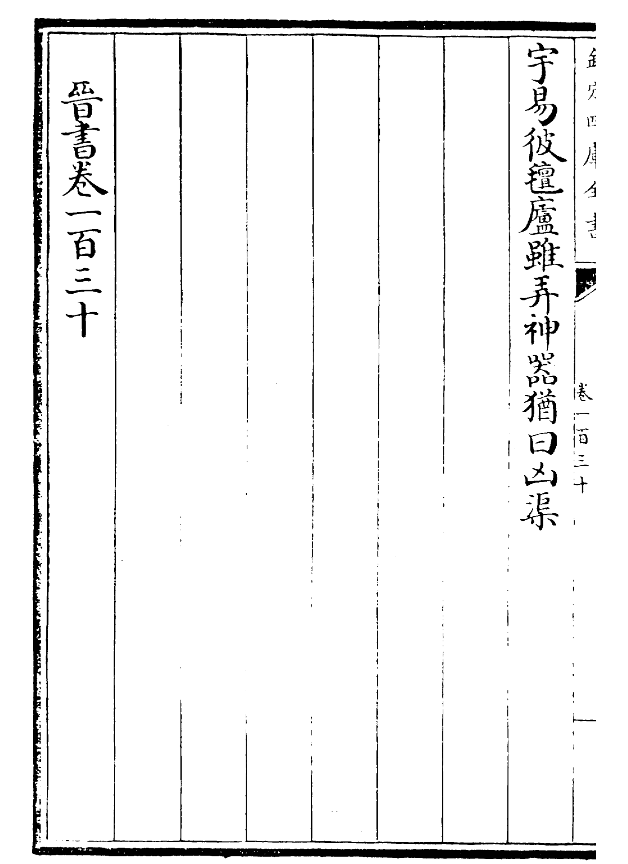
雖曦望亙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愽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

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敎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

京土芭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凖乾儀懸甍風閲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虯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以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

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曽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劔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凉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
閒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宫擬神
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
闞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
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
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内嚻然
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釁慕侵漁爰創宫



宇易彼氈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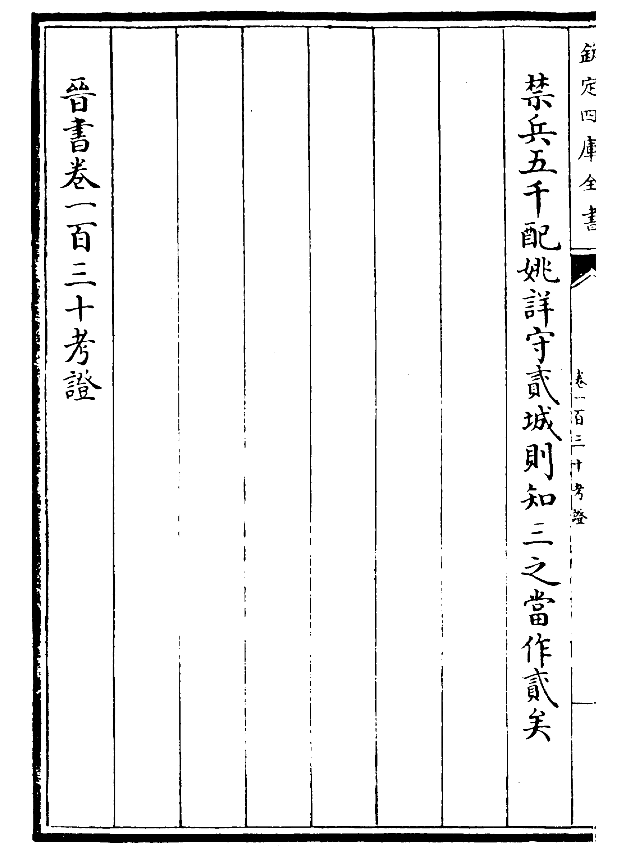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三十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赫連勃勃載記黄兒姚邕小字也○綱目正誤男女始生爲黄黄兒猶言小兒也興弟邕嘗勸勿用勃勃興不聽故曰不用黄兒之言今謂黄兒乃邕小字恐誤

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三當作貳亦作二本書姚興載記謂倉松番禾爲二城又下文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當即其地也

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本書姚興載記云留



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則知三之當作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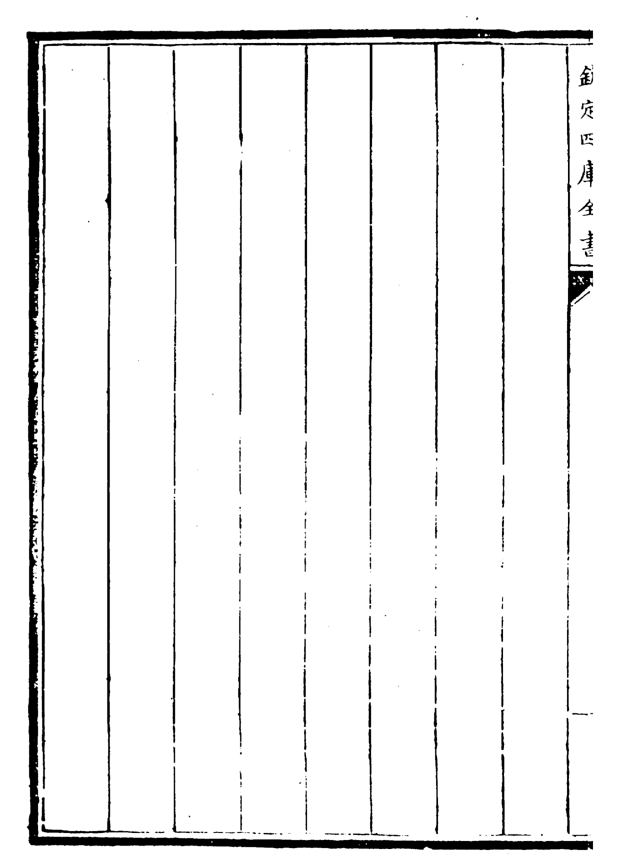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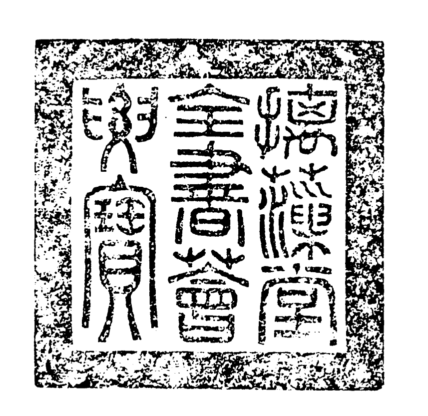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二十九第十三頁前四行所以緝熙

庶政刋本政訛正據毛本改

卷一百三十第七頁後四行可以柔逋刋本逋作

邇令以韻推之逋字為合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